

坊间乡愁

■黄超鹏

广州有不少带“坊”字的街区:状元坊、如意坊、聚仁坊、新华坊……我最熟悉的,是西关永庆坊。

西关是我太太的娘家。她生长于斯,是地道的“西关小姐”,我顺理成章,成了正宗的“西关女婿”,扎根于此,对广府文化也有了几分感悟。广州话里管谈恋爱叫“拍拖”,手牵手,肩抵肩,浪漫又生动。拍拖那些年,我们常“拖”着走过西关的大街小巷。她家巷子口对面有棵大树,枝繁叶茂。约会时,我常在那棵树底下等她,送她回家时也总在那棵树下分别。如今大树还在,树下的空地成了古树广场,游客熙攘。广场上往来无数对年轻男女,拖着手,或坐,或走,一如我们当年模样。

婚后,我们把新家安在西关附近。我们的女儿在荔枝湾畔的医院出生。原址在恩宁路上的社区医院,少不了我们抱着孩子打疫苗、做保健的身影。女儿渐渐长大,她入读了永庆坊里的小学。低年级时,我们牵着她的小手,一路送到校门口;待到高年级,我们学会了“放手”,她也学会独立,习惯了背着书包独自出门,像羽翼初丰的雏鸟飞入校园。课余时间,她飞进粤剧博物馆咿呀学唱过粤剧;飞进詹天佑故居担任过小小讲解员,也担任过永庆坊的红领巾导览员,为游客们讲述街区里的名人与旧事。

孩子在成长,老街区在悄悄“返老还童”。复涌了,水清了;石板路翻修了,墙面焕新了;绿化升级了,街灯变亮了;公厕增设了,停车方便了。“微改造”的功夫,不急不躁,既为景区绣出了赏心悦目的画卷,也实实在在在改善了人居环境。不知不觉间,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、休闲,各种功能都悄悄融进街区里,历史与现代携手交汇,相得益彰。

骑楼建筑群与中西合璧的民国老建筑错落有致,构成网红街区的最靚打卡背景。在历史街区改造中,“修旧如旧,建新如故”是老生常谈,修复之后的建筑如何真正焕发长久的生命力,才是关键所在!老话说,有人住的房子,才不至于荒芜破败!永庆坊的保护与非遗传承的探索,不是将老物件封进冰冷的玻璃罩,也不是把手艺高悬于博物馆,让人不许碰、不许近,而是让它们发挥旧有作用,活与交流中,活在铺子里,传统牵手时尚,体现了老广的务实与变通,让老岭南在烟火日常间迸发新活力。

丈母娘住的那栋老宅,也在改造中换了筋骨,告别了霉味和裂缝,不再有“危楼”之忧。退休老人的日子过得悠然,去西关大屋大合唱,去荔湾湖公园跳广场舞。周末,我们常回去看望她,陪她去老字号叹早茶,或去新派的馆子吃饭。一盅两件,食在广州,孙女挽着外婆的手在人流中穿行,一矮一高,一老一少,血脉相连,温情相传。

有人说,在城市长大的孩子,没有乡愁!我倒觉得未必。

去年,我和上海作家王占黑在沙面岛上做过一场文学对谈。聊海派与粤地的不同,我说:“我和王老师的小说,虽地域各异、人物有别,但作用都可以用永庆坊河道拐角处那面白墙上的宣传语来概括——‘让城市留住记忆,让人们记住乡愁’。左手记忆,右手乡愁,是城市生命的底蕴,也是古往今来无数作者书写的恒常母题。”

永庆坊里,安放着一代代人们的记忆;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,我想,也终将成为,孩子们的乡愁。

(广州作协)

菠萝的海

■封爱群

这次,我真的看到了“菠萝的海”。车子一停稳,我抢先第一个下车,好友芳芳紧随我身后。“哇哇哇,好多菠萝啊!”我俩不约而同发出了惊叫。尽管曾在网上看过图片,但眼前的景象,还是足以掀起了我内心的狂澜。

茫无边际的天旷底下,沃野千里,排兵布阵似的菠萝,昂首挺胸,芒刺直戳天空。一如北方那矗立风沙中的白杨,将挺拔、高傲的气质,拿捏得死死的。你看,在那蜿蜒于平缓的丘陵中,一层又一层。叶丛里红绿相间,沉甸甸的果实肆意生长,顺着地势起伏,像大海的波浪。漫山遍野的壮阔,一直涌盖天边。微风拂过,万亩田园漾起层层红绿浪,淡淡的果香弥漫了整个天地。

莫非,这就是那动人的传闻?徐闻曲界龙门岭深潭之中的那条鲤鱼,为能与他所爱慕的凤山之上的凤鸟幸福相守,苦心修行奋力跃过龙门化作青龙后,与凤凰的浓情厚意,浸润了脚下赤红的大地,所长出的奇异、布满如龙鳞般的纹路果实?瞧,果顶绿叶宛如凤鸟冠羽,果肉金黄香甜,便是这闻名遐迩的“龙凤菠萝”。我不解,为啥一株菠萝一生只结一次果?是为纪念

这份感情的忠贞专一?《聆听湛江》提到,中国的三颗菠萝中,就有一颗是徐闻的;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》曾赞誉“徐闻以菠萝制造了中国罕有的壮美景观”。这都印证了经济学家厉以宁赞叹“菠萝的海”,的确发自肺腑之言。

“菠萝的海”!我的小心脏忽然像被什么被狠狠一撞,思绪纷飞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某天上午放学回到家,听说亲爱的叔公病了,我连忙跑去看他。刚进叔公的房间,叔公的几个女儿——我的堂姑们正和床上的叔公聊天呢。我和她们聊几句,才知道叔公是皮肤病。我连忙问叔公好些没?叔公听了叹口气,摇摇头,我很难过,原来叔公身痒已非一日,难受极了,搞得他休息不好,导致头疼痛了,吓得他的女儿们相约回来看望他。这时,我看到叔公床头桌子上,放着一个透明的巴掌大的玻璃圆瓶子,装有几片黄澄澄的东西,汁水有点淡黄,瓶身贴着一张图片,带刺像锯齿的绿叶子和果实,旁边写着“糖水菠萝”。哦,是好吃的啊!想必泡在透明汁水里的金黄果肉,一定非常好吃吧?堂姑告诉我,是她们姐妹凑钱买来孝敬叔公的,弥足珍贵。我听了只有咽口水的份。

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吃到了“菠萝罐头”。花瓣样好看的菠萝肉片,像弯弯的月亮。是舅舅买来给我生病的母亲吃的,她不舍得独吃,给我们兄妹仨一人一片。这入口即化,滑而不腻的香甜果肉,一直甜蜜着我的人生。

“想啥呢这么出神?”芳芳轻挽一下我的手臂,拉着我去和菠萝们亲密合影。

从一罐珍贵的罐头,到眼前一望无际的菠萝的海,这中间隔着的,是几代徐闻农人的耕耘与坚守,折射出时代前行的脚步。从稀缺到丰盛,从金贵到惠众,这背后是乡村产业的兴起,是土地回馈给耕耘者最丰厚的礼物。

风物的蜕变,总让人联想到新生事物的成长。

(湛江作协)

海丰记忆

■廖雯

梅陇的光

梅陇,像是闺阁女子的名字,只是地图上小小的圆点,却是一些人的乡愁,念在唇齿间,有几分清冽的韵致。

在这里,它是千万道光汇聚的地方。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,这个地方一直都珠光宝气、有着勃勃生机。

那些风格各异的首饰工坊,仿佛是另一种耕耘。匠人们俯首于方寸之间,手中的镊子、锉刀,代替了田间的犁铧。银锭在烈焰中化作绕指的柔,水晶在砂轮下绽放锋芒。朱砂在冶炼中凝结如珠,一切平庸之物在这里都可化作神奇。

秀丽的莲花山脚下,这里的人们以他们的匠心种下满城的星辰,一簇一簇地嵌进白银里,镶进铅石中,融入朱砂红,那些沉埋地底的矿物,被一双双温热的手接引出来,变成耳畔的月、指间的江河,心中的憧憬,然后流向天南地北,点亮眼底的惊喜。

就这样一簇一簇地,把日子镂成了诗,把梅陇这个名字,镂成了世界首饰之都。

最忆红墙

我每到海丰,必会到红宫,到红宫,必会谒读红宫墙上那些英烈的名字。

在海丰红宫红场旧址,一面与鲜血同一色彩的红墙上,读着彭湃、李劳工、蔡湘等一长串名字,我的心隐隐作痛。这面红墙上的每一个名字,他们曾经的青春热血,曾经的豪迈壮志。曾经都是像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。一个个,都曾经有着坚定的信仰,有着对生活的热爱,对未来的美好愿望。

为了改变一个世界,为了心中的信仰,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鲜血一起喷溅,成为了红宫墙上泪奔的记忆。每一次读着他们的名字,我的双眼依然会蒙眬湿润,多么希望时光永远定格,只看他们伏案疾书,只看他们举起镰刀斧头,在战斗的硝烟中,把旧世界连根铲除。

读着他们的名字,我的思绪悄悄穿越历史的峰峦,去听他们气吞山河的脉搏,去嗅他们地动山摇的呼吸。

这面红墙上的名字啊,共和国最坚实的奠基石!

忆海丰,最忆红墙上那些名字。

鹭影禾香

风,从莲花山脉吹来,穿过稻穗的缝隙,带来一阵阵沉甸甸的香。那不是花的浮艳,是土地与阳光酝酿许久的蜜语,醇厚得让人想俯身去饮。

一行白鹭,就这么从容地滑进了这片金黄的上空。它们的翅膀扇动得极轻,像是怕惊扰了禾下安睡的梦。影子便投下来,是流云在稻浪上写的诗句,倏忽来去,没有固定的韵脚。它们收拢了翅膀,垂下细长的、橘色的脚,在纵横的不影间踱步,那姿态,竟比高飞时更显得优雅,洁白的羽毛在逆光里镶了一道茸茸的金边,它们低着头,用喙梳理每一片羽毛,仿佛在修整一件绝世的瓷器。

忽然觉得,这一方水土是懂得留白的。浓得化不开的金色里,点染着几笔灵动的白,又让那细长的脚,在湿润的泥土里,踩出一行行看不见的五线谱。风再起时,稻禾俯仰,掀起此起彼伏的稻浪,那白鹭便在这绿色的、金色的乐谱上,跳起一支没有伴奏的芭蕾。

它们眷恋着这一方天地,不曾远去,也不会远去。

(河源作协)

投稿须知

“青葵·青穗”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责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